靜軒先生文集

靜軒先生文集卷之三

律詩

五言

千秋宴罷分饌送黃世瑞以詩見謝次韻

世際重熙盛　前星近北辰千秋逢誕節四海慶長春青鳥祥雲繞黃封瑞露珍誇詩金鑑錄我尚愧斯人

用劉太僕韻自述

四方男子志宦轍遠遨遊行李憑人檢詩章謾自收慎持公子斧懶上仲宣樓功業猶無緒浮生幾十秋

又用韻積雪

道途滕六占孤客傲寒遊長見羞明在還應待件收他山皆玉

石茅屋也瓊樓到處歌三白來年定有秋

宿何塘鋪

此夜郵亭住蕭蕭客思慵途窮偏遇雨牕破不禁風囊易探錢少酤難覓酒濃連牀非故舊清話更誰同

發龍陽渡白沙江

江水深千尺清波照眼明霜無微漾白烟樹遠涵青鼓檝人偏慣凭檣客獨驚武陵前路近驅騎曉程輕

過牛欄關

誰鑿山腰斷通人石硤寬數尋高可度百步險難攀翠篠擁來合白雲飛到閒詩魔降不住落葉滿空山

宿界亭驛

古驛千山內黃昏且駐驂門前迎一水堦下立雙杉彈鋏歌何

用煨雞飲亦酣人言前路險若處是滇南

宿馬底驛

驛古烟村裏官貧吏亦恬壞垣添左徑破屋缺前簷問俗端成癖看山不害廉寒吟猶未睡更鼓已初嚴

舟發黃州府

城南初發棹旭日正曈曨巨浪驚頻起遙峰望漸濃纜牽依斷岸篷轉借旁風赤壁空回首孤懷孰與同

發蘄州抵九江

鷄報蘄陽曉江空百里天山平青夾岸雨細白漫川落鴈低臨水饑烏直到船潯陽何處是遠樹鎖昏烟

送湖南王守維乃同年周大參萬里姻家也來視滇藩不久遽別詩以送之時萬里誕子君外孫也故并及之

地隔關山遠情鍾骨肉眞劇談瓜葛舊快覩蚌珠新梅落濵城

曉楊飛楚澤春到家見鄉曲應說宦途貧

發興化縣抵法華寺

野逈天隨闊僧貧寺共孤乘軺眞遠客冒雪豈窮途候吏衣冠

武前村部屋疎東君非作惡二麥正將枯

七言

禹城道中望泰山寓興

大道峩峩比泰山泰山高處杲誰攀一從曾聖開梯磴再見鄒

賢縱覽觀雲霧自遮終自散犖犖空到亦空還褰予頗有登臨

願且得分明馬上看

登嶧山

累成萬仞石巉陝縱有仙蹤不可知樵子穿岩砧山彫探舊寶昔人

道人鋤地得殘碑 洞心水注青銅鏡 頂雲
拔白接離紀慕 空存椿蹟遠令人感慨欲沾衣

過紀城

山頭孤塚草離離山下孤城半已隳晉援無成謀亦拙齊侯
釋勢終危蒼天不與圖存計落照空啣去國悲當日諸臣誰效
節獨憐姬女自支持

忙閒口號奉湖廣僉憲止齋叔以其書云窮而且忙將民
之官又窮而且閒故云

聖朝分職本無方也有清閒也有忙忙處仁風隨播動閒中化
日覺舒長湖南驄馬無雙騎 天上鴛班最末行若論爲官消
息好竹林此節却相當

次趙水部荆州詠三首

竊經賦頒出文房補職擒毫入廟堂三字功碑王爵備八分巧勒燕中郎墨池醮虎狸毛短紙面書時象管長堪笑當年史誌韓共夸大劒與長槍

右賜筆

百鍊玄霜十倍嘉箇中良劑出仙家磨當石硯濃堆霧洒向銀箋亂點鴉到手形分烏玉玦照人影掣紫金蛇會須入夢如王勃助我文光萬丈賒

右賜墨

司水勤勞西又東獨眠孤館偶誰同詩狂得意隨千首酒興多情復一中受在袍民傳髮白志存愛國寸心紅萬言長策何時獻歲月催人似轉蓬

右宿龍陽驛

次道同年王同感菲韻答王同貢一首

庄淸澹泊自能禁設向芳辰效苦吟囊底無錢非故儉目前有子亦歡心範馳豈我慚良御拙灌從人笑漢陰獨想故園與弟姪雙親念我意尤深

送謝文明故黃州太守文安弟也

文安太守今安在忽送文明獨感予頭上烏紗新雨露胸中刀筆舊詩書鄉閣迢遞歸舟遠都市紛紜祖帳餘更謁銓衡應指日蒲曹事業果何如

雪後香河道中憶楊太僕晦之

咫尺 神京望帶閣未竣使事此心存長途馬弱泥留黃茅店鷄遲雪閉門冰作河梁如石固烟橫野障似雲屯遙知待入楊公子幾日飛鴻

欲斷魂

過孤竹城謁夷齊廟

阿父遺言計已非二難相讓却相宜匹夫敢叩三軍馬大義巍爲百世師夜月空臨孤竹廟春風還發首陽薇當時若在邦畿佐克復商都未可知

次韻答河州王司馬

班分鵷鷺侍楓宸朱紫煌煌滿目新將相全才唯此老始終一節更何人曾攖虎口顛危後親沐龍顏尉藉頭尤愛宜公經國蹟翩翩仁義設條陳

丙午蒲官從聖駕東行次長寧驛壁間韻

雲羅如山嶺

聖明此心依舊似冰清道途隨我唯憐影海水逢人不問名天氣正冬殘雪在日華當午朔風輕滇南雖遠程程到倖爲奔波慎此生

過嵩山遊少林寺

遠謫孤行有壯心偶逢勝地且登臨山聯中嶽乾坤正寺建前朝歲月深峭壁樹生冬未落高峰雲起晝常陰老僧厭名䏻詩興斗酒何須氣醉吟

哭

大行皇帝遺詔

哀詔今朝忽降臨微臣拜哭痛難禁十年竊祿恩何厚萬里還官罪本深何以報荅惟有淚忠扶社稷豈無心雲天高闊從茲去猶記當年奉

發桃源縣過馬伏波祠

崛强最是五溪蠻一見將軍膽便寒在昔論功應不負到今崇祀亦何慚草枯漫地根根白楓落當田葉葉丹印綬自收猶足惜君恩終始古來難

發新店驛道中書事

此行端是命安排依怪山深物性乖啼鳥近人移別樹驚猿逐伴過顛崖陰林靄靄無乾路曲逕經丘不斷柴十里一郵皆寂寞問沽何處可舒懷

過親捷潘鄉二銅道中聚兵少參

親捷潘鄉十里程用趙山勢從連城村荒結草爲庵住泥濘緬柴作路行藥露衣稍微有形影水流漏底叙無数烟谷隨水看聊清

詰便覺思家一念輕

發山塘道中即事

長途雨過苦泥深行盡茅岡見樹林澗底水生清可聽嶺頭雲濕冷難禁搜奇不盡耽詩興過險偏驚久客心酷欲隨程頻問俗十無一語解蠻音

栢臺中偶書所見

客程濡滯思茫茫坐日堦前設品量閒近黃楊應怕厄冬深金菊尚留香蟲宜入蟄因何出蝶不當春亦自忙千古誰能齊物理詩成搔首又斜陽

過月潭寺

絕徼猴烽幾度紅百年香火梵王宮竹林烟鎖無門入石洞雲開有路通我愛境幽時覓句僧因人到午鳴鐘一茶清想渾忘

抵城陵磯

昨日阻風住監利今日順風來岳州兩日風色尚不定人生行止誰能諆洞庭湖口客船集城陵磯頭漁網收岸上不堪舒眺處野無青草真可憂

南康阻風

纔離湖口便鞋山湖上烟波亦不閑漁器紛紛生計小客舟來往利圖難南康市冷雞聲寂左蠡磯空鷺兄羨東望都昌無一舍西風何事為吾慳

宿芝山

烟鎖芝山客思閑十分發渺已無三涼風變日疑初候小艇消淺尚不堪行貨往來多土產逢人問答半鄉談此行收謂忝忠

孝衔向高堂奉旨廿

謁廬陵忠節祠用韻

生同忠節死同祠世運難遷未可知有宋山河當替日
大明宗社正隆時聲吞有約情先感再拜無言淚欲垂豈是姦
訣心獨別只因利害欠深思

不寐用洪武韻

兩兩銖銖較彈壽倦來不寐夜何如以忠自信初心在匪懈誰
云小節拘風勤邑穢當牖外月明蟋蟀在庭除來朝消息還依
舊冠豸我然愧此軀

夜過新淦偶成

道途險阻亦曾諳何者難消一夜狂月色滿天和夜靜江流千
古逐人忙已知否學心徒亦休倚豪吟鬢未霜安得長風乘此

興愁城攻破有餘涼

有感

仕途辛苦十三年外謬紛紛愧俸錢親在幸賓諸弟養子多惟賴寡妻賢有心愛物曾成斜無意干人却取憐履事只緣渾未熟是非謾自撓心田

鉛山行臺夜坐

行臺秋夜漏遲遲靜裏偏憐物性癡蛾死孤燈非善道虫吟四壁却因時數聲畫角三通鼓一盞清茶七字詩翹首團團天際月開窻相照獨無私

廣信秋夜

譙樓鼓罷更聞鐘案牘停來興易慵理在胷中皆著實事求分外總虛容遺蔭久已稱純孝厚祿今須戒小忠但使一生無甚

愧眼前儔與[illegible]

徐太守時中父母雙挽卷

一從結髮相隨日生死為期已慨然戰骨塵埋消壯志敕乃改贈幃月冷度殘年（以母守志）功名二字貽身後忠節雙碑表墓前見說追封（乃贈中爲御史贈追封也）金鳳誥分明天語閔遺資（敕封語忠節事）及

遊虎丘山席上有作

萬古遊人一虎丘我思塵蹟竟悠悠謾看陸羽泉留眼不見生公石點頭席坐塔邊衣着潤壺投堦下酒忘籌倚闌千頃雲邊水（寺西有闌名千頃雲以闌前所見彌多故也特妙蘇有水災）有識當先范老發

題章江別意送地官趙君伯全

兩江災旱運三載逋稅難徵一旦中人類無私終不擾事惟有

所平收功南來旆捲隨車雨北去帆張順水風歸見司徒應盡
說民情國計責通融

丁巳除夕用陳敎授韻時寓大理分司

斷無佳句播雞林冠豸空峨鬢雪侵駐節孤城逢歲盡思親萬
里坐更深燈花豈解知人事爆竹偏能攪客心記得去年當此
夕醉看稚子學調琴

遊金齒諸葛營謁武侯廟

有莘三聘儼然從出處從容此丈夫俯馭關張粗氣象遠包蕭
樂小規模漢家已盡三分運蜀國空留八陣圖廟食不毛今一
統眼前無魏亦無吳

次衞阿陵遊九華山韻效山谷體

孤山西落浮如虎黃山東接青如蒲向闕秀出九芙蓉謫仙妙

句令所無我欲一遊誰與俱直造絶嶺看畫圖雲低門近愧冠花天地胡爲覆載吾

送張君天衢改任休寧尹

君徒休寧是美除分明熟路駕輕車隙瑕在表多良璧受餌當先少巨魚深樹黃鸝休洗耳荒村白犢却憐渠漢家客今誰云遠褒德侯封看最書

送鄧綱存正授秩奉其師吉庵南還

出家記自少年時六祖機鋒五祖姿行坐須臾皆學佛往來萬里只隨師人前願結三生夢方外官超九品資我若過容閑半日披雲峰上共談詩

送余貳尹兼簡羅邑侯

作丞敝邑萬山間民性多剛分頗安政貴在寬其次猛事求後

獲必先難金臺蒭餞重陽錦星渚楓迎十月丹喜遇長官如卓
茂道晴道雨亦同歡

謁儀眞宋文丞相祠蓋丞相爲伯顏所執自鎭江逃至眞
州州守苗再成謀議興復而淮東帥李庭芝不從可慨也

垂髫便說文丞相忽拜行祠仰慕眞百里逋逃雖有主一時謀
合竟無人江流未解淵遺恨碑刻猶能載舊因正氣如公奚待
變平時亦不失良臣

白蒲鎭法寶寺感興

書壁閒拈凍筆呵歲凶才薄枉奔波
九重軫念已如此萬姓飢寒將奈何春雪無情連日作花風有
信幾時和汎舟誰解移秦粟荒政徒然十二多

出通州南門望狼山有作山當大江入海處

城南半舍平如砥獨立根山碧空江到盡頭天暫闊海當近處地圖猶未舒眼界此時先曠偶有詩題語大歐記得曾登嵩嶽路年今踰艾壯心同

偶見白鬚

五十年過今已二忽看白我一莖鬚自慚蒲柳非松柏誰信珉琨是瑾瑜　楓陛九重回首遠椿庭千里寄音疎不知直到皤然日得似商山四皓無

寓興化奉整飭徐州等處兵備之　命

救荒正恐負生靈又遣迂疎學治兵雙

教馬前

君命重片雲天外宦情輕富公獨有仁民術范老先傳破膽名

今日若論消息好保全赤子是長城

附戴黃門贇之和韻二首

年來變異稍頻仍况復諸戎未息兵滿地瘡痍何太甚幾時征歛得從輕致身幸際承平日供職慚無譽諤名旅夜不眠愁倍切高歌一曲動江城

文壇憲圃早蜚英磊磊胸蟠數萬兵省院妙推材獨右江淮新控任非輕民艱正切 堯湯念士論方期范富名留取興時勳業在寫將碑版照彭城

贈致政建德尹薛君民懌薛鄉舉同年也

彭澤歸來興獨奇宅旁五柳正絲絲魚鹽海國船如馬松菊東莊酒似池開荷藕人饒後着舊書教子得新知江南也有佳山水樂到吾凡是幾時

潛進理刑秋官王君時暢將選湖得便微擢歸雲間詩以

送之

淮南半載幸同遊回首洪都十六秋弘治紀元特賜總憲致內乃擧大理公爲江西察使故隨任盛世勳名歸大器故家人物異常流九街車馬爭先覩

三卿尊爐莫久留邊警方嚴民隱亟定知入參有嘉猷

中都謁

皇陵有作

四顧青山藐洛陽萬年王氣此中藏微臣虎拜情偏切

聖祖龍飛祚永昌古栢枝枝饒雨露

御碑字字肅風霜蒼姬八百期千倍況復區區說漢唐

一夢堂高監丞生塋也

天分河流護芳洲廟窩早見達者謀羲皇上人豈易得南柯太

守何須求蕉下藏鹿苦擾擾風前爲蝶宜休休縱覺三萬六千

日誰能不向其中遊

遊武夷

四十年來說武夷幸隨嚴父傍晴時山丹每向朝陽好水碧偏於石洞宜仙隱浪傳彭祖宅品題喜入晦翁詩地靈莫訝余多傲九曲應憐曲曲奇

別師沙縣鄧教諭先生

盛世衣冠太古心酡顏鮐背雪盈簪兩年恩義春風暖千里壺觴夜雨深閩海浪浮銀滾滾吳山雲散戰森森此行敢慮乎生敎伯起從來不受金

撤崇安縣道會詹文皓理武夷仙君顱骨于山岩舟過山下詩以紀之

自古神仙信有無只遺顱骨也堪吁施恩西伯真仁主抗疏昌

黎[illegible][illegible]大蟬蛻一朝光遁跡鶴歸千載却忘軀從今岩底安全
號更紀新詩作述圖

壽欽差李[illegible][illegible]

英標如玉氣如[illegible]六[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舟卑統禱客百年詩
禮繡衣孫紫裥長茂田家樹丹桂深培竇氏根壽比南山聊效
祝故園松菊喜猶存

撫治鄖陽還京遊太嶽太和山有作

碌碌功名兩鬓斑山遊三日亦舒顏龜蛇有像千峰頂雞犬無
聲百里間豈我乞靈同俗客憐渠絕勝出塵寰禁行林巒皆
皇澤成就仙家一段閒

又登天柱峰頂謁金殿有作

萬仞峰尖欲到天範金爲殿獨巍然白雲遶麓施甘雨紅日當

爐靄瑞烟松盡倒生龍轉爪石皆潤透虎垂涎不知四顧覺多少趣蜀秦齊舉目前

絶句五七言

過釣臺

光武情空切先生行太高灘聲千載下應爲不平號

又

東漢今安在釣臺一千古光生世豈無因不逢光武

思親

身爲孤客向天涯心事無端亂似麻把有[illegible]親千里夢魂應前假寐亦回家

送鄉人程超

紫禁鐘[illegible]百八殘玉堤楊柳露初乾分襟共惜雲間月明日相

思雨地看

過大山鋪

客程未曉思先聞峻嶺崎嶇十里間大匠不臨廊廟遠章章古木老空山

抵易龍驛

山頭城郭披寒霧山下人家起暮烟一段客懷無寄處數聲簷鵲落吟邊

發沙橋折道傍梅花

道傍初折一枝新到手清香最可人冷極不通蜂蝶信却教遠客早知春

抵公安縣

停棹公安對落暉沿江敗柳尚依依村夫責子渾無淚凶歲誰

能惜別離

重遊安寧溫泉有感

男女同川失大防謾誇此水勝蘭湯若將方寸頻頻洗垢面何妨對玉皇

正月九日席上次黔國公韻

林沼清幽見月時海棠花下可無詩上公不盡尊賢意沉醉東風又一卮

過鄰縣寄張別駕一之因索其方

滄州曾寄一封書鄰縣逢人識起居何首烏方君得力休看蒲柳獨凋疎

次程篁墩贈僕行樂詞韻二首贈斗山程君世實

塘棲乘我似乘船四季波光浩蕩然雨困無聊時才好客縱劇
是太平年

新安翹首路無多一棹輕舟水滿河今歲東歸明復至謾沽美
酒聽笑歌

題程鹽官所藏小李將軍宮畫二首

翠柳紅桃滿禁城金鞍穩坐綺羅輕韶光不與人間共別是東
君一段情

玉沼蓮開畫舫過花容比並竟如何恐壓中使來相問不敢臨
風發棹歌

耕讀卷為江君畀題

門前耙稏連阡陌架上詩書雜古今謀食爭如謀道好當年莘
野亦何心

過姑蘇諷歙友葉君璲廷詠

姑蘇三十年來往不獨新安是故鄉請看黃山峰六六虎丘風景可相當

過婺源縣僧會忠良萬壽寺方丈有作

爐烟滿院鎖禪關羅漢瞿曇伯仲間方外亦云有官府此心終是十分閒

題翁海鷗圖

海翁易慮固非宜鷗鳥胡爲亦解疑安得機心都忘却渾然人物兩熙熙

省菴爲宋人文瀚題

此心應物動無時自省工夫貴不欺可是妄揆曾子篤須知三省本吾師

柬陳辰州遜之

十六年前共豸袍西還東轉氣俱豪相逢少遂論文願休惜辰陽酒價高

濟川巨艦如鼇騎把柁長年大勝六丁借問伊誰能運此綈袍戀是故人情

擬謝郭總兵惠秋露白酒兼求其方

公家美酒暫分嘗便欲從公乞酒方麴糵若能如傳說不妨同醉太平鄉

贛榆縣望夾谷山

仲尼一語重三軍天下無過理服人他日武關誰相禮楚懷家于竟家塵

吳繡衣遜之西臺遺恨卷時巡按河南奔其父喪南還

西臺遺恨恨何如刀裂肝腸得訃初不信別時猶矍鑠再揩淚
眼認家書
西臺遺恨恨漫漫臺上含哀淚暗彈彈着莫枯臺下栢後賢不
忍舉頭看
西臺遺恨恨重重私哭那堪向晚風莫問太行山上路白雲親
舍已成空
見死蝗
群食田苗爾類兇抱苗枯死見天公世間殘賊知多少誰解[illegible]
頭保令終
過徇州謁閔子騫祠
因孝名鄉信所難專祠[illegible]古倚青山能全孝弟能[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豈只一間

賛寧一時辭符命賛公爲世享榮封今人只說先生孝不識尊
閤是大忠

留別李秉中

客鄉送我過邗溝親戚情濃話轉投明日江南望江北金山腸
斷片雲浮

題孤鴈圖寄欽未廷用

横書碧落聊成一下瞰寒潭也作雙帶信充飽背細故不求稻
粱衆禽降

清明問酒圖

禁烟苦雨馬蹄忙人醉東風感慨長杏外招帘何必問青錢三
百合開腸

咏閒巷爲吳君廷儀題

一枕黑甜情易適宴安鴆毒意難忘六經細嚼非糟粕靜坐軒
中却是忙

余號靜軒西[illegible]溪朱陶廷安號靜齋詩以贈之

習靜方憐久琢磨偶逢同志問如何氷輪到得雲收盡碧玉淵
中湛不波

題竹寄宗人信行汪叔潤

瀟瀟淇澳雨黃昏淨洗琅玕碧滿園戢戢眼前生意露森森風吹
夜長龍孫

題砥齋士國彰江心別意卷後

細讀江心別意詩光風霽月兒襟期明朝也與君分手月蓋歸
流酒一巵

敦義堂為歙松源鄭君闇祖賦鄭與予內之從父也

醉太平

壽秦方伯乃父梅山逸叟八十

水濱詠梅竹外訪梅調羹有予奇哉胚胎從此來　雪傲千迴風經萬迴老幹似鐵難摧歲歲笑容開

喜遷鶯

送劉方伯之任廣東

蟬鳴高柳正榴花照眼薰風時候单道今朝藩侯戒發車馬紛紜清晝德澤久在民心

夫遠無從借寇西轉浦識鍇脫靴斑留前後[illegible]非干此行驟南海入民翹首渴望久[illegible]轉碧幢風檣紅旆勸君休辭盃酒正當宁懸求賢況得才堪大受從[illegible]番喬遷盛事今年還又[illegible]

書

答程篁墩學士書

近蒙教剳兼以所輯心經附註見示伏讀數四有以見先生心學之密誠非末識可及也第觀尊德性齋銘下附註大意與道一編同愚則以為朱陸二先生之道恐不可合而為一蓋陸先生尊德性而不道問學朱先生則尊德性而道問學中庸章句所謂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又謂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此朱先生之定論也其跋道問學齋為尊德性特以警學者之支離耳愚嘗謂朱陸二先生同主性善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知善之當好同知惡之當惡其

道未始不一而進爲之方則不同矣不審高明以爲何如幸進而教之使次敬此以遠自磁發遂一副將忱伏惟亮存更乞屐時珍重不具

附錄程學士書

眷末程敏政三肅書復僉憲汪大人猶尊閣下近得寄示書謂僕所輯心經附註大意與道一編同且謂尊德性道問學偏德發道之大端乃朱先生定論其改道問學齋爲尊德性所以警學者支離耳示諭再三知行部之暇不廢簡冊所養益深所得益粹欽羨無已僕性迂蕪而獨喜誦朱子之書至行坐與俱寢食幾廢偶窺其一二以自得師云爾非敢必人之同已也至於道一編所輯則皆縁朱子成説書之觀者不審殆以僕爲

陸氏之學每自訟何苦而必犯此不韙之譏歟亦尹子所謂其有所疑於心而不敢強焉者也夫尊德性道問學二者初學小子便能知之然皆不過吟諷于口其能體諸身而驗諸心者蓋鮮也僕不佞請試言之而左右聽焉夫所謂尊德性者知吾身之所得皆出于天則無毫髮食息之不當謹若中庸之戒懼玉藻之九容是也所謂道問學者知天下無一事而非分內則無一事而非學如大學之格致論語之博約是也古之人自八歲以下悉入小學其所學者大抵多尊德性之事故至十有五歲則志氣堅定德性之尊十且八九然後入大學而以格致爲晉等令之人未嘗有小學工夫一日乃遽修然從事於大學故其所至於躐等陵節而無成惟[illegible]

子深見古人立教之意故以之註大學第五章曰始教見格致之非小學首事也知而謂之已知窮而謂之益窮皆因小學工夫十已八九而後可施格致工夫求至其極也又以之註中庸第二十七章曰非存心無以致知玩非無二字則有以見尊德性為其本也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玩又之一字則有以見道問學者其輔也大抵尊德性道問學只是一事知尊德性者制外養中而道問學則求其制外養中之詳尊德性者由中應外而道問學則求其由中應外之節即大學所謂求至其極者實非兩種也日用之間每有所學即體之于身驗之于心而無性外之學學外之理是乃朱子繼往開來之業而後學有罔極之恩者也其為門人改道問學

齋爲飾德性而左右以爲擊學者支離豈不亦有見于
是乎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從古聖
賢立言垂教無非欲學者於身心用功而學朱子之學
者漸失其本意乃謂朱子得之道問學爲多蓋非惟不
知所謂尊德性亦并不知爲何去道問學而道問學者
何用也其在宋末元成之時學者於六經四書纂訂編
綴幾於可厭曰集義曰附錄曰纂疏曰集成曰講義曰
通考曰發明曰紀聞曰管䦧曰輯釋曰章圖曰音考曰
口義曰通旨紛起蝟興不可數計六經注脚抑又倍之
東山趙氏謂近日前輩著述殆類夫借僕鋪面張君錦
繡者如欲以是而爲朱子之的傳斜陸氏于既往不亦
過乎說者謂朱子之學有傳陸氏之學無傳以其學之

似禪也夫此道自孟子而後幾千五百年曷嘗有傳之者顧以此為優劣既非所以服人而宋元諸儒如前所云者謂其能得朱子道問學之的傳可不可乎陸氏之學固未暇論也左右謂朱陸二先生同主性善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知善之當好同知惡之當惡未始不一而進為之方則不同矣夫其主性善而是堯舜非桀紂知善之當好惡之當惡非道問學之功何以至此而謂別有進為之方亦非淺陋所及也今去朱子三百年人誦其書家傳其業顧未有小學追補之功而又以記誦詞章之工拙為學問之淺深視晚宋盛元諸儒更出其下此僕所以大懼而不敢苟為與同者也陸氏之學已備道一編中而朱子晚年以尊德性為重見於書者可

者亦今略舉數條為左右誦之其一語門人曰某向來
說得尊德性一邊輕了今覺得未是上面一截便是坯
子有這坯子學問之功方有措處其一葉賀孫問往前
承誨只就窮理說比來如尊德性一節數蒙提警此意
是如何曰覺得諸公近日去理會窮理工夫多又自漸
漸不着身已此載之語錄者也其一答項平父曰子思
以來教人之法惟尊德性道問學兩事今子靜所說專
是尊德性事而某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今當
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偏爾其一答黃直卿
曰為學直是在要立本者較與同研究纖悉此是向來
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煩勇革不可苟避譏笑誤人此
載之文集者也朱子之言痛切懇到一至于是則其所

望于及門之士與後學者可謂極矣左右試取而諦觀
之物積一己之見而廢雜替之說則將犂然以解渙然
以釋亦何俟于譊譊而後有得於心哉遠惟左右博學
美才高出鄉里正言直道增重士林嘉績
茂恩不日可俟婣在姻末逢望尤深更乞於先正朱子之
書沉潛玩索務得其旨趣所在勿謂一讀便了而於經
子之言亦須悉其首尾然後判其得失考求歸宿彼我
無嫌示家學之成規踵先賢之大業區區誠不能久爾
企于賢者僕自幸復到京百無寸補濫廁
講席皇恐奚勝以左右相愛之深不覺傾倒因風鋪諭倘
得再盡所聞幸甚大矣維時盛暑[illegible]千萬爲道
自重不宣

答程學士書

寓洪都眷生汪某頓首書復大學士程大人先生叅文閣下近典籍吳君來承教札開示朱陸二先生之學從流泝源諄切再四某於焉有以見先生所禀之高所學之大所造之深所見之定誠非末學晚生萬一可企及者某曩之奉書僭謂先生尊德性齋銘附註大意與道一編同非敢杜撰相許也蓋以先生道一編裒集朱先生成說以爲左驗似謂朱先生晚年進德盡從乎陸先生之學至於朱先生所以爲學之源流則引而不發此聾瞽之狂所以妄謂尊德性道問學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乃朱先生定論其改道問學齋爲尊德性所以警學者之支離是雖未喻先生道一編之旨亦將有意乎爲先生之忠臣也今讀來教謂尊德性道問學二者初學小子便能知之能體諸身而驗

諸心者蓋鮮謂尊德性者其本道問學者其輔大抵只是一事實非兩種謂日用之間每有所學即體之于身驗之于心而無性外之學事外之理是乃朱子繼往開來之業而後學有罔極之恩者也又謂從古聖賢立言垂教無非欲學者於身心用功而學朱子之學者漸失其本意乃謂朱子得之道問學爲多非惟不知所謂尊德性亦并不知爲何去道問學而道問學者何用也又謂宋末元盛之時學者於六經四書纂訂編綴幾於可恥而歷舉其著述之繁冗先生言至乎此所以開其之茅塞者可謂深切著明而道一編亦可以不必讀矣求教又謂小學大抵以尊德性之事至十有五歲則志氣堅定德性之尊十且八九然後入大學而以格致爲首事今之人未嘗有小學工夫一日乃遽修然從事于大學故其弊至于躐等陵節而無成惟朱

予深見古人立教之意故以之註大學傳之第五章曰始教凡格致非小學首事知而謂之巳知窮而謂之益窮皆囿小學工夫十巳八九而後可施格致工夫求至其極也其伏讀至此又不能無少疑焉朱先生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為道則一而巳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為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辯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冰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又曰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今如來教似又以尊德性為小學之

事以道問學為大學之事所謂尊德性道問學者判為兩種所謂小學大學者分為二道彼不幸年之既長而不及乎小學者亦將無所用力於主敬之功以進乎大而兼補乎其小矣某至愚且陋竊謂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本乎天賦所以充此良知良能而全乎為人之道不過曰學而已學之道不過曰尊德性道問學兩事而已古之小學未始不道問學古之大學未始不尊德性朱先生補大學傳之五章釋格物致知之義而曰始教者蓋就大學言之綱領有三條目有八而格致乃其首事物而謂之格則理無不窮知而謂之致則知無不盡于焉以收小學已知之成功非謂小學全不用致知之功也苟徒從事於洒埽應對而不知其節從事於禮樂射御書數而不知其文是猶為行不著習不察而大學格致之功無所基本矣某所疑者儕謂朱陸三

先生同主性善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知善之當好同知惡之當惡其道未始不一而進爲之方則不同求教爲其主性善而是堯舜非桀紂知善之當好惡之當惡非道問學之功何以至此而謂別有進爲之方亦非淺陋所及其三復斯言自咎狂妄不能已已然伏而思之終有未釋然者蓋中庸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以下五句子思子之言垂教萬世朱先生爲之章句曰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又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陸先生則專主尊德性所謂進爲之方不同者卽此可見矣若復不主性善不是堯舜不非桀紂不知善之當好不知惡之當惡是初學之士且不如

又何足以為陸先生而敢與朱先生抗論也哉來教又謂朱先生晚年以尊德性為重而與語錄中所語門人所答葉賀孫文集中所答項平父黃直卿數條以見示先生之教其與朱先生之教門人同一痛切懇到誠不屑之教也雖然朱先生平日教人雖兼道問學未嘗不以尊德性為重恩故曰章句所云乃其定論如前數條一時答述應酬之語或因人而發亦猶陸道問學齋為尊德性所以警學者之久離耳李果齋謂朱先生之道主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而敬者又貫道乎三者之間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又謂朱先生晚見諸生繳繞於文字之間深慮斯道之無傳始頗指示本體使深思而自得之以果齋之言驗此數條亦甚明白恐不可指此以為左驗而合朱陸二先生之道為一也宋末元盛諸儒學朱先生之學

術不得朱先生之的傳如來教所云者乃學者之過也豈朱先生之學其流弊固如是哉來教又釋陸氏之學無傳而謂此道自孟子而後幾千五百年曷嘗有傳之者不可以此爲優劣是誠確論矣然陸先生固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謂其直可以接乎孟氏之傳恐亦難言也宋末元盛諸儒未暇槩舉若魯齋許先生草廬吳先生者皆非常儒也許先生平日所尊信者在朱而不在陸不必言矣吳先生嘗爲學者言朱子道問學工夫多陸子靜却以尊德性爲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則其弊偏於言語訓釋之末果如陸子靜所言矣今學者當以尊德性爲本庶幾得之又嘗序陸先生語錄謂其學非可以言傳而學之者非可以言求也道在天地間古今如一人人同得智愚賢不肖無豐嗇焉能反之於身則天之所以與我者我固有之不

待外求也先生之教人蓋以是豈不至簡至易而切實哉不求諸我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深憫也吳先生之言如此似乎崇陸而抑朱矣然而考其學基所述皆尊德性之事學統所述皆道問學之事未嘗專主尊德性而不道問學考其道統之圖上至伏羲下至朱子未嘗一字及乎陸氏且曰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也朱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貞乎亦未嘗一毫屬意於陸氏焉考其謂趙判簿之書又曰我臨川之郡前後人才有王荊公之為人非常人也然與程子同時而不與程子同道有陸象山之為學非俗學也然與朱子同時而不與朱子同道吾為此懼嗚呼吳先生一人之身何其先後著論不同一至於此又況考其平生著述自易書春秋禮記纂言以至陰陽醫經之末其道問學工夫未嘗少於朱子不當如前所云

豈其學甚學統與謂所謂[illegible]皆初年未定之[illegible]於宗陸於朱乃晚年進德之論乎抑其平生所學實尊信朱子而謂朱子道問學工夫多當如陸子以尊德性為本者亦猶孔子晚年之言所以警學者之支離乎皆非本學所及知也雖然先生道一編之作不欲苟為異同使後生讀之不敢輕議先正之心有益於斯文誠不淺淺某又聞之元儒虞文靖公有曰孟子沒千五百年而周子出河南兩程子為得其傳時則有若張子精思以致其道其迥出千古則又有邵子焉邵子之學既無傳而張子之歿門人往往卒業於程氏程門學者篤信師說各有所奮力以張皇斯道奈何世運衰微民生寡祜而亂亡隨之矣悲夫斯道之南豫章延平高明純潔又得朱子而屬之百有餘年間師弟子之言折衷無復遺憾求之於書蓋所謂集大成者時則

有若陸子靜氏超然有得於孟子先立乎其大者之旨其於斯
文互有發明學者於焉可以見全體大用之盛而二家門人區
區異同相勝之淺見蓋無足論也朱子以來又將百年爲其學
者乙毫分縷析日以增盛曾不足少救俗學利欲之禍而宋遂亡
矣近世劉文安公論朱子集諸儒之大成亦據其所答項平父
呂祖謙書并陸子壽文爲證謂陸象山兄弟始與朱子異論而
朱子卒兼其所長以爲己有且謂曾皙之狂子路之勇原憲之
狷公西赤之容端木賜之辯皆見集於孔子而不見黜衆之賢
陸以其所言而觀之曷嘗終見黜哉夫二公之言如此既可見
朱先生之全又不掩陸先生之善若取其言附于道一編以傳
亦確論也未審高明以爲何如某少騎不知所學長而幸竊科
第又爲俗吏閒因外謬補從政粗既無小學追補之力又無大

學窮理之功志氣日昏狂愚弗改曾不知尊德性而道問學者為何事顧乃自信井天之見謾騰筆占於大賢君子之前以是求教可謂不知量矣伏惟先生篤念婣黨憫其陷溺恕其狂妄而進教之幸甚春寒更乞為斯文倍加珍愛餘不敢一一

寄李學士書

寓江西諸生汪某頓首書上大學士西涯李大人先生閣下僕昔請教之日甚淺而今馳仰之日實深偶有所見率敢叩瀆此僕一時之狂妄亦僕一事之忠信也惟執事先生恕其罪而與進之幸甚近得吉安所刊雲陽先生文集伏覩執事先生書學士劉先生所撰唐三學士卷題辭後有曰策試以南士故失魁表謝代李齊為首及應奉末上過家拜慶既還鄉用薦僉湖南憲道梗不赴者皆孤陋所未聞若丁內外艱在同知婺源之前

與舊所聞親老就養者異姑附其文以備參考僕讀三四過不能無疑蓋僕發源晩生也去先生同知州事時曾三十餘年州已革而爲縣先生文章政事之懿嗣後名宦莫有能繼之者遺愛遺墨至于今尚存僕從髫年於鄉族中每見傳留先生楷書太極圖解等篇筆力古勁非今人可及家叔按察使希顏亦購得大書杜詩四絶家君抑齋又藏有先生集本不知得於何人恐卽俞統制所刊者蓋統制公一門於寒族世姻其家雖隷休寧去寒家僅十里而近故也僕每展是集讀之思見先生而不可得詢之故老頗知先生出處大略及占仕籍奔走四方亦不知是集刊板所在今執事先生重刊焉而又附以所得遺墨不一而足且知先生族屬之盛甚有慰于鄙懷但劉學士之於先生年雖不等猶及同時且同鄉其題辭乃眞蹟無可疑者何以

見之先生在元統初元年之癸酉始以南士居賜進士及第六二人入官即得供奉天子詞林預典制誥修史事時祖父母父母四親高年重慶在堂其後需次丁父祖父母三喪設乞奉母就養江南授婺源州同知遷江浙儒學副提舉竟以母憂解職歸茶陵遂隱永新山中以卒考諸集末所附奉常歐陽公送李一初應奉南歸序江西按察劉知事執詩序及集中青陽先生文集序則所謂丁內外艱在同知婺源之前者亦自可見所謂親老就養者特母一人耳若如前所云恐覽者不察將謂所刊劉學士題辭爲贋文不爲無益於是集而又啓人之疑矣鴻便敬此以陳伏乞詳察更易前所云數語俾吉安府重刊以傳則先生之集全善全美而僕於先生之甘棠餘蔭亦不虛負何幸如之麁帖二方侑緘仍乞莞存餘不敢一一

附録李學士書

四月十二日李東陽頓首僉憲從仁汪大人閣下前歲辱枉旆且致嘉惠造訪之外未能輒有所答而卑塵遠矣愧恨未已忽得來教及雲陽府君遺文謂跋尾中有謬誤語披閱一再過備得謬狀竊自省訟讀家集不熟而乘快補葺其失乃至于此非斯文世契跡遠而情厚不吝已之善而能成人之美如閣下者孰能救其過哉謹削舊文三十字易以他語別寄顧吉安友兄煩爲改正更借重一言得不厭煩聒爲禱爲禱幸也便中適有叔父之喪積滯甫畢言不能文姑此奉謝外顯博稿一部乃外舅岳先生所著附以見意再希收納不具東陽再拜

奉三原致政王太宰介菴先生書

某非適時之器早入仕途輒因舛謬遽遭竄逐伏遇老先生以一世名德當正百官均四海之任拔之邊徼之遠置之臬司之末老先生此心公天下以爲心也若以平素言則某未接顔範未通介紹何以得此於左右哉第某才本庸下不足以當此所以卒來小人之訕致貽老先生知人之累雖公道久而自明天道久而亦定而某此心每旦夕思之必惕然自省未嘗少安也伏惟老先生優游林下德與齒爵俱爲達尊而次位令嗣克踵芳躅擢入諫垣天下想望復見老先生立朝風栽彼小人者日就銷歇天固不私爲老先生報仇亦非私厚于老先生良由彼小人者逆理而絶乎天老先生順理而得乎天其所以或覆或培不同如此皆理之必然也某懷抱耿耿不獲趨侍左右因紊

政家伯復任率附小楮伸問安之後假敢喋喋及此者豈以成敗論人哉豈以紓憤懣不平之氣哉又豈阿附老先生以爲黨而私立門戶哉正欲天下共聞此義庶知公道之不可昧天道之不可誣善之不可不爲惡之不可不去而某亦當以忠孝節義益自加勉以求無負於老先生屬望之盛心云爾未審老先生以爲何如粗紗二端聊引補襪之忱伏乞莞存天氣新涼更乞爲斯道自愛餘不敢一一

與穎州兵備閻僉憲書

久仰盛名未繇請教鳳廬淮揚大侵當道諮擧謬才上僭先生分任賑濟在輕車熟路者固不難在孟浪問津者誠不易惟翀下患不專爲仁義有便鴻乞不吝刋示一二以開茅塞使僕不致僨事而淮揚飢民得與鳳廬飢民同遂其生豈僕之幸哉實

斯民之幸也又豈僕之仁哉實先生之仁也至禱至禱[illegible]泊泗
水謁愬按李先生曰貢此申問帕二方墨一笏引下忱出[illegible]時
湯兵馬輅附書俾奉上左右不敢為洪喬之𨔼蓋僕於輅有一
日之長故也解舟匆匆裁具欠恭伏惟高明亮之不一一

東戴黃門室之親家

親家有言責知有
君國而不知有身家今日之事
聖天子必有明斷矣僕不才濫叨撫治鄖陽之任不知何以上
報
聖恩茲過彭城想榮還必遊之地是以特留小稿少伸慰問柔
一石聊助途次一敬之需希恕瀆慢僕就從河南繳憑徑往鄖
陽俟再聞親家的音又當奉稿草率餘惟台照不一一　正德丁

卯閏月朔後八日

又東戴宝之親家

聖恩浩蕩受謫官獲罪者得保首領而歸非不幸也吾親家以道養心者必能洒然於林泉之下矣況得孝養二親乎僕過彭城曾留小東并麄米一石未卜達否僕抵即陽僅一月遇省官例取回舟至湖口發小兒輩還家附此以申起居之問稽古録一部奉覽禍福相倚無往不復伏惟珍重餘不敢一一正德丁卯四月十二日

序

金臺送別詩序

朋友之別難兄弟之別尤難朋友義合兄弟恩屬也別之難尤難者情也一旦家在越南身遊冀北相聚數千里外而遽使之別則其別之難尤難也宜哉舜民同大父昆弟十有六人伯兄守貞先生自幼資性穎異制行不凡志于舉子業成化戊子以春秋經領南畿薦書凡上禮部者三皆未第一往一還一敘一別兄弟之情有不可勝紀者矣歲丙申先生以監期赴上京師相去為日益遠歲丁酉舜民以夙承家教亦幸忝鄉榜戊戌春上禮部兄弟得敘于旅邸時同舉族兄廷信景高具在伯仲之情蓋怡怡如也既而舜民忝進士榜先生以乙榜得擇免歷政

中軍府而族兄等續以先歸先生七月終歷政畢以八月治裝歸又與舜民別矣夫自丙申至戊戌別者三載自春及秋叙者僅數月兄弟之限隔也如是甫行舜民拜送都門外同送者八人皆舜民同年夙知先生者舉酒執袂有不忍別之意遂各賦詩道其情舜民亦有一焉詩之詞於勸勉屬望之意居多蓋不止惜別而已於戲諸君朋友也或同舉或同郡或同事其義重其別難如此舜民兄弟也生同祖學同術出同道其恩尤重其別尤難又如此然則何時而叙乎亦曰先生捷來科舜民與諸君分畿內之職由是而

朝叅相叙由是而政事相諮由是而笑談相接由是而休戚相問此兄弟之願亦諸君之願也若然不有感於今日之別乎但有命存焉不可必耳諸君揖退先生命舜民紀其情并詩以歸

故錄之於此若夫家庭之巨細手足之情話自當別告云

壽婦翁江公五旬序

成化己亥春三月十有一日婦翁江公思庶春秋五十初度晨也時舜氏既忝進士觀政冬官奉

命有事于

晉王府越六月下旬始獲歸拜家慶於是携酒一樽踵門上壽公之族若尊若卑擧懽然相迎蓋喜舜氏至而樂公之樂也舜氏再拜公前洗盞酌酒進曰壽居箕疇五福之首惟有德者能得之公平生事父烱文公盡敬事母李孺人盡愛事繼母汪孺人尤盡道喪則盡哀葬祭盡誠孝矣處鄉閭處宗族處姻黨無貴賤大小盡雍睦厚矣處僕隷下人賙貧困孤弱盡恩意慈矣又嘗應耆宿之選處官事盡公道邑大夫賢之忠矣公之德如

此由茲五十而六十而七十八十至於期頤享有遐壽宜也故舜民願公多壽富居貧疇五福之次惟有道者能處之公以發源望族藉大父得恩公及炯文公世德享有基業又能務本而節用得生財之道由令尹業津津而進甲於一鄉甲於一邑一郡致有鉅富亦宜也故舜民願公多富子孫之生雖係於天實在人種德以致之也公長嗣沁與余室同出先內助葉宜人沿於家於鄉於郡邑上下皆處之有道事事克肖乎公且有跨竈之次曰沂曰海出今內助汪宜人雖在髫年皆穎異不凡而沁子曰赦尤岐嶷俊秀堂堂有食牛氣光乎前裕乎後充公宗者必是子皆公種德所致由茲而往沂海各有子彬彬蕃出競振公業亦宜也故舜民願公多賢子孫雖然舜民以此三者祝公誠至願矣第爲身作豚行將偕令女上京師爲別必遠他年或得

告歸省重升公庭覩公之壽加於今日公之富盛於今日公之貴子孫衆於今日斯時也與令女同拜堦下舉酒獻頌以為公賀得無感於今日之祝乎公笑曰噫此華封人之祝也子以祝我是固子之願亦我之願也然有天者存惟修其在我者可也公族人皆以為然舜民遂序之以為他年之徵

送葉富户罷役南還序

昔我
太宗文皇帝中靖邦家奄天下大勢所在徙都金臺聿新天府之區一洗胡元之陋於是起海內閩右編廂定籍分屬大興宛平二縣以實京師垂統致治迄今殆百年矣中間消長絶續參差罔齊役者有苦樂不均之嘆於是
廷議原籍之貲廂籍之人者均許罷役舉有力代之以為衛先

時吾邑起寳爲戶者四而其役兩籍告之援例得代者三惟鱅源葉氏彥禮自永樂底正統勞役四十餘年援例告不得代郡邑舉其兄彥貞子良正繼之自正統底成化嗣役三十餘年又援例告不得代郡邑又舉其弟彥清子林芳繼之蓋於例應代而不得役之久勞之甚莫此若也林芳以允宗之彥奮然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矧今隆平日久海內富庶孰非有力者何獨竭我一家易竭之貲充此三世難充之役耶又況老死相繼不惟例可許而實情可憫也於是鳴之于邑不可鳴之于郡又不可即治裝上京師鳴之于執政其例通故其氣壯其情切故其詞盡執政者雖憫之亦未遽信之也勘之兩翁至再至三自去秋徂今夏留連殆一載始得除名罷役尚非林芳之堅忍不屈曷克臻此一旦將歸過余言別余謂之曰

大役既息世累以解宗祊以安子其歸爲故家才子孫矣有田可耕有書可讀有子可教子其歸爲斯世太平民矣林芳莞然若有豫色者即買軸求序其事余不能辭故書此以壯其行且以告其鄉及其後人使知林芳有功於葉氏之宗如此也成化庚子夏五月望日序

贈施伯達序

吾邑施君伯達倜儻雅厚士也去年庚子冬以贛之石城巡檢滿任上其三載績于天官考奏居最例遷縣主簿未有銓次將告歸祭掃鄉大夫士榮之謂余宜有言爲贈夫職無崇庳惟其稱苟稱厥職雖沉下僚亦足嘉尚否則三台八座惡足取也嗟雖人之才有能不能亦其志有立不立故耳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

有所濟二賢之言豈欺我哉贛爲江右雄郡地廣人稠出長谷
荒當交廣閩越之衝通銅鹽輸販之道盜奪之姦鼓鑄之雄遁
他郡爲多而巡檢之責在於訓練甲兵專事警邏用以發摘奸
伏剪除寇竊其職卑而其責重石城贛之屬邑地利要害如欲
爲巡檢于茲而欲其職之舉四封無警百里皆安上官與其能
銓曹叙其績
朝廷遷其官有若吾伯達今日者非其立志之篤負才之克而
又歷練之淹貫操履之勤慎能致是乎余於是益信伯達之賢
視彼沉于下僚降其志不自盡其才廢其職不能終其任者相
去遠甚余又聞伯達在石城不獨舉其職他至橋梁道路之修
造水旱災傷之診䘏錢穀出納之計詞訟曲直之分凡此之類
郡司以其賢多檄委治之伯達未嘗辭而不爲亦未嘗爲而不

當[illegible]適於爲邑之事益已新之矣然其榮擢也符擇任令以

出[illegible]　所設施又豈符他求哉惟不渝前日之志益加勉勵以

共厥職俾聲實之美不減于今日則祿位之陞亦不止于今日

矣苟爲不然是棄其前功也余非能言者直舉伯達之所已能

而　其終如此若夫暫歸故里展拜松楸冠服儼然親舊迎賀

此一時之榮亦人情之常不足爲伯達輕重累之可也成化辛

丑春三月下澣序

秋窓詩集序

成化戊戌舜民第進士觀政冬官奉

命有事于

魯安丘王府因過别同邸諭德程先生先生曰子行矣

安丘教授秋窓鄒子者吾友也長於詩家君尚書翁素重其爲

人今已老雖欲薦之不可得矣予其爲我一致意焉舜民至秋崖出所藏稿若干卷則皆程先生所精選成集者首樂府次五七言律次五七言絶句次五七言古詩皆爲之評而序其卷端且曰若鄭子誠我

朝之聖俞也於戲尚書襄毅公名位顯著論德先生又負間代之才播揮昂然於人少許可獨稱重秋崖如此使秋崖志行才學有所不足其何以致之抑攷之聖俞爲宣城人秋崖生盧陵長而寓於滁遂爲滁人宣城在江東滁在江北皆舜民鄉郡而聖俞作於數百載之前秋崖繼於數百載之後皆世不常有之士昔人謂聖俞詩如深山道人草衣葛屨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今觀秋崖之作詞氣冲澹雅而格律精嚴若不可犯且[illegible]雖整鍊成韻不無[illegible]

其詩爲然聖俞少以蔭補爲吏累舉進士輒受困抑年[illegible]從辟書爲人之佐秋窓發軔郡庠備嘗艱苦年過六十歷再任而猶曳裾

王門聖俞受知王文康公而終不果薦秋窓受知程襄毅父子而亦未顯達其抱負之大而時之不偶同一坎壈又如此然則

我

朝聖俞之語不其信與雖然歐陽文忠謂聖俞詩窮而後工或者亦謂秋窓工於詩亦以窮故耳是殆不然夫窮聖俞秋窓之命也詩之工聖俞秋窓之才也其窮而工偶然也苟必人人窮而後工則三百篇之雅頌皆窮者之言耶舜民別秋窓二載今夏幸再會而秋窓別後所得又將成一集且俾舜民爲之序故不敢辭而述所見如此若欲評之則猶有程先生在舜民惡敢

成化辛丑夏六月序

送同安金教諭詩序

郡先達金君宗廉今年以安肅訓導滿任上其績于天官擢同安教諭郡之縉紳士賀之須行相率繪圖賦詩送之謂舜民宜序諸首焉惟

朝廷設天下郡邑學以教導多士斯實風化之本源也官非一人如邑學則有教諭主之二訓導佐之任斯職者無民社之寄無案牘之勞無錢穀出内詞訟剖析而一於教導視諸有司其易任也然及瓜之期銓曹考其績而黜陟之則又難於有司何者有司之職以催科撫字能否為稱係于已也而斯職以弟子科目有無為稱係于天也係于已者顧其立志何如係于天者雖不可必要亦本於在已者無不盡然後可致苟學行不修不

模不範使受教者無所矜式是任諸天而不恤矣其何以盡之
君生休寧故家自幼有志操富問學以春秋屢發舉場屋輒不偶
遂援例入胄監其始任安肅也不得已就之而今旣教有成績
遷其官矣蓋盡己以得乎天不任諸天者也又將持教鐸之同
安同安清源屬邑吾朱夫子過化之地志稱清源地推多士素
習詩書然同安在宋惟黃萬頃許升薛舜俞在元惟丘葵曰君
子以文學顯及今幾二百年雖科目間出未聞有繼之而顯著
衰而復振天之意其有待於君歟君其戴揭朱夫子之餘風以
所教安肅者教之始終不倦務俾同安之士濟濟出爲世用以
裨風化以繼前修亦猶今日教安肅之有成績而後已不特圖
再考再擢爲一身之榮也庶於
朝廷設官之意無負焉且安肅在昔比同安在越南君克立師

道於南北則君之名亦將不朽於南北矣此固天也亦已之所致也君其以爲何如與諸序別之情玩其圖誦其詩可見矣成化壬寅春三月已巳序

送范貢士之南雍序

新安尚故家士不由故家出雖躋榮仕人莫之貴休寧故家傳溪范氏爲稱首有遷于邑之臨川者今貢士君世用之祖也君名璘以春秋經充邑庠弟子員嘗從舜民進士兄守貞先生遊時舜民方志于學往往承君麗澤之資君性敏而才充志堅而業勤且其家世詩禮之習有素而氣節不凡君兄弟以遠大期之既而甲午丁酉兩與舜民同舉秋闈君雖不利然益肆力于學不少懈越庚子再舉又不利今年遂膺貢上春官奏試內廷擢居優列人固爲君喜然未足爲君輕重也君南人循例

肄業于南京國子監戒行有日君之從祖弟初爲尋兒館塾於
舜民兄弟於君之別其情特異諸同鄉者不獨以昔日師友之
義也既各賦詩送之致親規期待之意矣其姻家汪克和氏因
上舍歷政地官又請舜民曰汜君之才足以臨多士取青紫固
輿論所推宜恐其久不得志而甚於遯也今行矣顧欲規之子
盍爲我爲之言乎然者舜民竊惟以仕進相期固非賞人君子
之爲然士負經世之志欲以致吾
君澤吾民舍仕進其何以哉顧所以明體而適用者何如耳夫
監者天下之學所謂政教之地禮義之所賢士之所關也且自
唐宋以來天下文學之士多出南方君今之南面監勵之學
者交相討論必得所資焉其工夫之進止則在夫君與所與於
人也君克勉之使聞見益博學行益修則科舉仕進之學必不

能舍君而他之於所謂故家者益有光矣𢈪𢈪曰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君子之志於書也觀之之意莫邈乎是請書以贈之成化壬寅夏四月八日序

送都綱普光還新安詩序

成化辛丑吾郡都綱員缺六邑僧會暨其徒衆共推郡西大平寺住持普光充焉公論也當郡者可之俾遵例輸米二百二十石以需賑濟而達之上司上之銓曹今夏始拜

命得以從九品職掌郡之僧綱司事普光雅好文辭資行諧于鄉之大夫士咸樂爲之賦且謂余宜序以送之余惟釋氏之興久矣自漢迄今千五百餘年其法盛行我

祖宗創業垂統崇儒致治而亦不廢其教且慮爲之徒者衆而無統故給牒度天下府州縣諸僧必限之數而設僧綱僧正僧會

會誥司以馭之蓋欲使之相率以嚴其戒而修其法也新安爲郡在萬山中民稠地隘士者績學農者力田富者營什一而服賈其間寺宇視他郡爲少諸僧亦往往克嚴戒行若普光又庸中姣姣鐵中錚錚者其爲人不使不僞自幼祝髮禮僧公玘爲師焚修四十餘載服其服居其居行其行無一毫外慕意年幾六十貌猶處子然不特其同類敬之遠近民庶罔不稱重茲拜是職吾知其必能感

朝廷之恩敦西竺之法總方外之攸併群徒有所矜式而無恣肆之非矣此余望於普光者亦諸公賦詩之意也昔昌黎於文暢謂當以聖人之道告之不當以浮屠之說瀆之余之告普光何獨不然蓋就普光所可及者言之耳若夫積習之久披然大悟以來所謂坐化之術普光當自圖之非余之所知也非余之

所知也成化壬寅六月丙午序

送晉司訓還任安州序 一

汝南晉君惟明之訓安州也餘四載矣其才敏其學充其所標擬者正安之士子服其模範既久駸駸有所造就自州長吏以上咸雅重之去年冬以府檄奉正旦表箋朝賀來京師其鄉友地官沙君廷圭喜其來竊欲少留之以叙平素而其師生之業又不可以久曠也於其行特相率徵余言贈之余非能言者第沙君為同年友奚能辭抑有說焉我

國家稽古定制設官教導其選之也重故士非由科貢者不得與其任之也專故凡獄訟甲兵錢穀有司之事弗之及無非所以右文學厚風教敦化民成俗之本也昔人建明有以為須擇

通經心術正者任之有以爲尹位不得爲人撰書啓柬牘爲辭之類展得辦舉職業以副責任皆此意耳今奉表箋朝賀固臣子之分矣然非無有司吏也晉君胡爲乎來邪噫余知之矣必當郡者以晉君素善於禮也必晉君以朝拜百僚政事之所在欲假此以觀之鄉舊士夫之所寓欲藉此以晤之也不然晉君胡爲乎來邪夫盡禮於上則君臣之義崇叙鄉舊於下則朋友之交厚覩百僚之或賢或否政事之或得或失歸與安之諸士子商確之孰可法孰可戒孰當行孰當止以爲他日致用之地則問學之功進而師生相長之道得矣晉君茲行其所獲不既多乎此沙君輩所以爲之徵言也此余所以不能已於言也安守王君敬之亦余同年且同鄉其趣必同晉君返旆之日以余言質之可也成化癸卯

春正月甲辰序

送慶符尹胡君序

胡爲吾婺源巨族胡君功勉端方純雅博學士也以禮經由胄監謁選銓曹考擢優例授四川叙之慶符尹鄉大夫士皆賀之其行也皆載酒餞之謂舜氏爲君姻黨不可無言以贈舜氏後生小子於君奚所容喙抑嘗聞君之自言矣曰吾宗自唐宋來顯于仕籍者代不乏人逮吾高曾而下世有隱德吾大父後一府君以積善重於鄉邦吾父孟三府君行義尤著邑大夫雅敬之每鄉飲輙禮爲大賓吾之生也承累世之積家頗裕有志于問學吾父遂命遊邑庠冀不隳于前聞而時不我值文場屢挫間關二十餘年始得一邑于今日是固天之濡滯我矣吾之志肯因是而替邪且吾非溺於功名者使慶符而可爲吾何不能

望乎古之循吏苟得用于上下而不可為吾則退求吾志以無忝吾之世德可也吾何辱邪嘻君之言知此君之志可尚矣慶符之民之幸可卜矣何也常人之情幼而有所藉於祖父也志必盈而銳及壯而不得信也志必挫而餒及其暫信於久屈之後又且委靡其志而不振焉今吏于民者以邑計之無慮千餘數往往託功名以為利故溺而不知止利焉而溺之是饕富貴而已於民安有所濟君之志孳孳若是君誠足以有為矣慶符僻在蜀隅昔為夷夏雜居之地更漢而唐而宋始全內屬志稱其民朴而易治哉

國家深仁厚澤所以漸涵之者又非一日以君足以有為之志而施之此地蓋易易耳假日監郡之使有舉蜀之循吏者吾知必在慶符無疑也若然則不惟君之志無負而於君之宗且有

光矣鄉之同志蔗亦與有光焉君曰唯唯舜民遂書以送之成化癸卯春正月壬子序

思親詩序

制之嘉禾有馮儀甫者故家子也其父悶卒於成化丁亥其母顧先其父十有二年卒是爲景泰丙子儀兩遭大故雖其齒子時尚淺而絶孝天至哀毀之情已不勝其迫切越九載丁酉始以邑吏起家從役于考功越又四載庚子遷于錦衣衛之鎮撫司鎮撫司者

朝廷特簡刑與於是乎在章牘之辨實難其責儀蓋極儕人之選丘計今年八月例得榮拜冠服登名選籍待以次擢用矣之數載者謹從役勤勞於刀筆之繁而其思慕二親之念未始不往來於懷也爾謁其鄉舊請縉紳士詩歌以發之裒積成卷而

題其端曰思親介余郡程尚禮氏以序見屬於戲儀之爲人亦可嘉尚也已世之役于吏者比比而亦孰無父母也彼且夜以繼日孳孳思利之不暇雖父母之存亦不知所以養之矧能思之於旣歿之後而不忘邪非其天性然也人欲汨之也今儀之所思乃于此而不于彼其孝而且賢爲何如余聞其父業農推爲嘉遯積善之士其母又克相之以慈淑稱于鄉閭則其濡之所以遺儀者必不淺儀繼今以往將有祿有位駸駸焉以食其報於天未艾也儀之心其能已於思哉雖然昔人有言見善必爲思爲親榮見惡必避思爲親辱當食而思當寢而思終其身思之不置者可謂思之大且遠矣儀其思至於此可焉不然虧其行以辱其身以羞其親雖號於衆曰思親思親余未見其能思也諸君之作或長篇或短章皆能道儀之情者余焉得而品

第之成化癸卯春正月壬戌序

送吳水部使荆南序

荆南古之郢都

國家迺來有工部抽分竹木廠在馬商稅自周官關門之征始而竹木有稅則始於唐建中趙贊之請然而總領于度支也今領之工部者以竹木之材隸於地貢且以利器用故耳荆南居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商賈之歸稅課之入甚大視武林于湖二廠不相多寡故冬官卿亦視武林于湖每歲奏出屬曹一人督之今年春前使者當得代都水員外郎吳君文盛奉

命往涖事焉先是抽分者率以多致稅課為能寡則為庸懦人亦不察率以此臧否之故往往不為經久之慮唯求蓋夫前數彼千也此則尚之以數百彼萬也此則尚之以數千或至倍蓰

而猶未息夫立法之初止乎什一今権而取之若是非雨於天非輸於鬼又非出其家貲以益之銖銖兩兩皆商人之物耳商人不勝其病間爲脫避計則又繩之以法舉其貲罰其人如周官所云殊不知周官之幾直以防貨之僞飾非若是其迫也且趙贊倡此唐末多事蓋有不得已而君子猶惡之今

國家治隆一統無他用度之虞任斯責者胡爲而爾邪文盛登以科名顯學充而才贍志潔而行修吾新安縉紳之賢者嘗持節督清江提舉司事起廢除弊之政不一而足聲稱由是大著公卿間其於抽分之弊耳聞目擊非一朝一夕每與舜民齒及未始不太息數四剏商茲行吾知其不踵人之故智必矣然什一中制也使商筏蔽江足以供課文盛安得輕之於什一以矯衆苟爲不足文盛安得重之於什一以致尤唯循其中制多則

多之寡則寡之不先立一定之數於胸次庶乎上不失國家之禁下不窮商賈之貲而君子之存心亦無愧焉不然雖有術如劉晏亦君子所不道也邵康節有言諸賢寬之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文盛其懋之文盛且行鄉大夫士共繪圖賦詩以餞而退舜民爲之序故敢不辭而致鄙意如右云成化癸卯夏四月朔序

都門別意詩序

晉南富家陳氏有處士子翔甫淳厚易直人也歲辛丑其子寅遂上京邸從余業春秋明年處士亦不遠千里來視之未幾別去余嘉其愛子之篤拉諸縉紳聲詩餞其行時以匆匆未克衆次成卷既而寅復去華尚因循又明年錄始完請同官蔡君尹都門別意四字于卷首而序以寄之大處士之求爲其子也文

毋之於子欲其善事乎我欲其能顯乎我欲其繼宗祧乎我所望於子者深矣然世之爲父母者往往以愛易教其子雖資賦穎異亦或摧而納之驕佚之域矧彼中人以下乎愛子如是不啻禽犢惡在其爲能愛也今處士愛其子而亟亟擇師教之又念之不置矧視其業進否且寅爲州庠弟子員有聞矣其從余也博士以學法繩之甚急處士即專人走臬司籲于提學潘君得少寬假寅蚤暮勤勉於春秋僅講一過向非處士之極力亦不能此也處士視世之爲父母者其賢不肖豈直霄壤哉雖然能教矣教之不專而或撓於他事則害之雖教猶不教也處士其愼焉若莊周論牧馬而必曰先去其所以害馬者是已教之無漸而或急於近功則棄之雖教猶不教也處士其戒焉若孟子論芸苗而必曰無若宋人之助長是已既教而又能去其二

端之弊寅之學不至于成而其名不至于顯余不信也處士前

余言而取於他日不惟見余爲不誣而諸縉紳之贈詩亦有光

寵於其大有所勇往以求副厥父之望者則寅之責而非所以待

處士矣成化癸卯夏五月戊午序

送遼東行太僕寺丞李君序

成安李君廷彌今年以廣寧前屯衛經歷九載秩滿上銓曹尤

官卿奏其績擢遼東行太僕寺丞將之任其鄉郡大夫士寓京

師者相率謁余文送之夫衛經歷雖七品而從事萃卒太僕丞

不過六品而實卿佐君之擢蓋以望不以資出於特舉可貞也

余其可以不文辭哉余聞其爲人廉介敏達自潔肖臨發籍甚

籍甚其在廣寧也凡所設施動中矩度至於取予酬酢亦不

苟且故衛之使佐鄰將咸服其賢舉任戴之如子之於父母

由是戎閫大臣及觀風之使交譽焉夫遼陽當東北陲
國家嚴其守備自求樂閒定爲屬衛二十有五廣寧前屯其一
也衛莫不有經歷而能卓卓若君者幾人哉其膺此特舉固宜
矣抑聞之士君子俯仰穹壤間負用世之志名之顯晦位之崇
卑皆非所計其心其行已其事上接下貫乎誠而已位卑而
勤既崇則怠之非誠也名晦而修既顯則隳之非誠也誠者貫
始終表裏而一之也昔韓魏公滯官庫未嘗苟且職務及遷開
封推官暑月親事汗流浹背識者已知爲公輔器蓋其誠不易
故也君之兹行馬政所繫地猶前日而位非前日比矣以君之
才譬諸輕車熟路易易耳苟能效魏公之誠益勤益慎部轄牧
養必有法若張萬歲之主隴右王毛仲之爲閑廐使務致渥洼
之種雲錦成群而一練一馬之盛復見今日則遼陽之守有所

倚重君之名將愈顯君之位將愈崇而於銓曹之特舉亦無負矣否則弁今日之言矣而盡棄之不足道也苟克有終公道必有在君其勉諸成化癸卯夏六月丁丑序

皇都勝餞詩序

古林黃世瑞遊京師者餘兩月矣或有問於余曰黃子何如人也余以微之隱之告之則曰吾聞隱者處衡茅之下足不及城市田游宕所謂泉石膏肓烟霞錮疾是已京師也達都會也黃子奚為而至邪余以黃子之來非名非利蓋將求良史氏銘贊叙其家乘者之子孫者告之則又曰是固然矣黃子靚宮闕之宏壯城池之高深樓臺之峙列之雄山河控制之固與夫人物之蕃庶車馬之駢駢闐闐莫不瞻覽之遊玩之又為詩文以記之留連繾綣若有不能忘情富貴之鄉翠華勢利之

逷者隱者固如是耶余又以黃子抱才不試故觸物興懷感今思古播諸聲韻以美以刺而陶其性情者吿之則又曰是亦然矣吾之所見尤有異焉吾以爲理亂不知黜陟不聞此隱者之分也而黃子不然須聞

朝廷之上布一令而善進退一人而當則躍然以喜如大有所獲或反是則太息歔欷莫能已已不啻以身係天下安危者是布衣而懷肉食之憂矣且其於人少許可使黃子用於今而展其所蘊其果能如皋如夔如伊如周而無愧耶抑否耶余乃終難之曰噫子過矣子以爲黃子其不食飲寢處于人之世乎爲能忘世若是甚也彼仁人君子之立心初不以隱顯而有間故希夷華山逸叟也聞宋太祖登極以爲天下既定則墜驢而大笑康節洛中處士也聞杜鵑聲以爲天下自此多事則嚬然不

樂其大業其不樂豈率然者哉必有以也黃子用不用其用與

慨古人與否余固不可知亦不可必然求之山林之士好修[illegible]

雅不固不隨如黃子者亦豈多得也哉於是或者嘿然而去越

數日黃子既得翰林三山林先生所為序文即治裝言還縉紳

相知者咸賦詩以餞余進士兄守貞先生裒為一卷請符臺少

卿李君篆都門勝餞四字于卷首命余敘送之余以姻族辱歲

愛之篤義固不容辭然方病滯下思致不能遠姑次第或者之

問答如右云成化癸卯秋七月下旬序

都門送別圖詩序

巴郡龔閬仲文以太學生起家今年夏謁銓曹選擢[illegible]優等得

貴州布政司經歷

國朝稽古制官外之承流宣化者莫重于布政司其經歷[illegible]

之前也仲文之行縉紳士嘗所往來者咸榮之競爲詩繪圖以送行人左司副車君一之徵余言爲之序余雖不識仲文而忝車君同年又嘗忝同貢之末車君所交際非苟然者言雖燕陋其交各抑亦旁詢其爲人矣其始來京師也學易於其鄉先進晏邦直即以和易謹飭見許有相長功是爲邦直之高第其處同硯席也一以直諒麗澤之資人咸賴之車君又其最厚者是爲同儕之益友其歸省而復來也養日深學日進國子祭酒考校諸生榜其名第一是爲六館之秀士其學益博而推以淑人也執經問難者比比門下皆有所造就是爲後進之明師夫明體將以適諸用非徒焉耳仲文不凡於爲人鑿鑿可數如此茲行也余知其事上必能恭而不諂其接下必能謹而不驕其辦舉職務必能勤而效績他日奏最遷秩又將爲一方之名宦可

卜矣或又曰以仲文之賢授之守令置之劇地庶足展其素蘊藩幕雖貴而上無方牧之權下無民社之責徒僕僕焉案牘間雖有才將安施也噫有是哉職無崇卑稱焉而已矣事無繁簡理焉而已矣貴州昔為元之順元路世祖時番境未盡安也而劉繼昌者乃以招討司經歷招降八番之吏功著史冊當時諸使任舉不能與若繼昌豈局於其職者哉今

國家治隆一統八番皆赤子無事招降惟撫之使各安其所而已巴郡在梁州之域貴州梁之南境也相遠不千里民風土俗之宜往來于仲文方寸中非一朝一夕所以處之必有其道矣幸勿碌碌備位甘為繼昌之下可也諸君之作其屬望必有甚於余者仲文其懋之成化甲辰秋七月丙戌序

送程伯良序

今年夏貢士程君伯良赴南雍同舍之士寓京師者咸謂余宜有言以贈時余初試臺端旦夕奉公惟虞於其行雖祖帳弗及共矧能操觚而致情也後數日教諭羅君廷璧特為促筆值余病滯下弗能起羅君去又三閱月始克為之言曰人生世間有一才長一藝巧者莫不欲白於世矧庠序之士朝而經暮而史屹屹窮年講明經濟之大者其用世之志何如也然學在己窮達在天彼膠于愚荒于嬉者不足道矣苟在己者已盡而猶不得信雖信而不至於大信又豈其力之所及哉天而已若吾伯良今日是也伯良為教諭文昭先生仲子自幼性穎斂氣度溫然如良玉先生甚器愛之嘗語人曰吾葉不能大顯亢吾宗者必此子甫長遣入邑庠其志篤其力勤其聞見博洽其持己遇物謙以重大為同列所敬慕先生益喜第恨造物者詘之屢舉秋

闇鄉不利先生終于天年弗及見其名之顯爾其居先生喪居而盡禮事其兄伯善如事先生伯善亦篤友于之義不以家事撓其念慮及其學日進聲譽日彰執經門下者踵相接其告人唯恐不盡余遊庠時特蒙樹引不以後生見抑余自竊祿來此未始一日忘每大比首選必以伯良是望不謂其淹滯至今始獲一貢噫天之詘伯良有意邪抑將詘其前而信其後邪余固莫能測然天地間物唯實之眞者不可掩見取乎人雖早暮不齊其視僞而欺人於一時者相去不啻霄壤觀諸卞和之璞與宋愚人之燕石可見矣伯良價敵連城之寶人豈能之唯待其時可也汪君徵之俞君齊政胡君世用皆余老友亦皆在斯雖余之言豈特爲伯良告蓋有所感焉爾伯良裒此以示三君幸均恕余之狂妄成化甲辰秋九月癸卯序

吮疽詩序

吮疽詩者士大夫之所作以稱述鍾君時明之孝也時明歙之崇楲人讀書不仕性至孝其母余嘗病疽醫者治之弗効幾至危殆時明不勝憂慮乃焚香祝天親爲吮之居無何遂瘉鄉里嘉嘆以爲孝感所致故士大夫侈爲詩歌以稱之總若干篇其子祖襄爲一卷今年走京師持以詣余乞序其端余時適奉命出按西陲脂韋且行於祖之請未即荅也及來此值邊境多事雖日僕僕乎簿牘間然而追念時明之孝輒心賞不已公餘命從者進楮筆爲之序以復焉夫孝者百行之首古之人若曾若閔弗可尚矣至於傳記所載若卧氷泣竹扇枕懷橘割股賣身之流亡慮千伯而吮疽之事古人有行之者遠之在唐則有若定州之叔才在周則有若河東之柳遐近之在

國朝則有若邳州之李英嘗時事聞皆蒙旌異至今名照寰宇聽數十百載而復於時明見焉其視古人之孝誠無愧矣且其母之疽不瘉於醫者之手而時明一吮之頃其効立見若有相酬酢於其間者是其孝親之誠又足以格乎天而天實有以貽其孝也豈聲音笑貌所能爲哉雖然大道之行乎孝於親嘗專耳自大世變既下德色誶語者擬踵于世於是凡以孝稱者或詠於詩或傳之史或表其門閭紛紛不一而人始視以爲異哉道降殺固可見矣若夫大厦將顛支以一木頹波潰散砥柱屹然則時明之孝實足以勵世敎俗有關於風教不少不可不使而彰之此詩歌之作所以不能不發於士大夫之口而序之所以在余也成化乙巳月日序

靜軒先生文集卷之五